

諫納篇

薦辟篇

郊祀篇

任將篇

續廣治平略
卷貳

續廣治平略卷四十一

平江蔡方炳九釐定

諫納篇

三代諫納

古者諫無專職。唐虞三代盛時，未嘗立言事之官。而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來始，設言事之官。而天下反無敢言之人者，何也？所以興也。桀爲無道，關龍奏以言。諸侯朝宗，陳謨謀事。則外之侯伯牧守，皆得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伯益、朕虞、吁咈作戒，則內之公卿師長，皆得言矣。瞽誦工陳，市議道謗，則農工商賈及皆得言矣。是意也行于總章、衢室之間，寓于謗木、善旌之際，見于發言盈庭之時，牽拳于都兪，規戒之頃。三代因之，故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曰：教導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鞀。此夏之所以興也。桀爲無道，關龍遽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周愛人，故天下安而宗社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

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蓋少峻乎不聽。王殺之。夏之所以亡也。尹之稱湯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此商之所以興也。紂無道。比干強諫。王剖其心而觀之。商之所以亡也。周制天下。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賢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著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此周之所以盛也。其後立監諍法。所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者也。此周之所以衰也。當時見于列國者。則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馬。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人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古之制也。若夫山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楚莊王即位三

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長。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齊景公爲臺榭。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于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景公又遊于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臣也。君奚不所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是王室之大臣。不如列國之風矣。至秦氏禁言。而腹誹心謗。莫不有罪。況有冒言其事者哉。

漢代諫納

漢高帝入關之日見秦宮室財物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也張良亦勸從噲言乃還軍霸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峻坂表盎諫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騎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目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武帝性嚴峻群臣雖素所信愛者或少犯法輒按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上笑而諭之曰人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其面折君過類如此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帝聞之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帝欲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

之地也。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面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其不可三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重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士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帝乃拜胡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後帝爲寶天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主所幸賣珠兒董偃。東方朔辟戟而前曰。宣室者。皇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乃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焉。帝獵長楊。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興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善之。宣帝時。夏侯勝爲諫大夫。勝質朴。簡率。無威儀。每陳說。帝前守正不阿。或時呼字于君前。帝

轉以是親信之嘗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歸後朝廷有大議帝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晚年頗修飾官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忻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修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聖主獨行于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宣謹選左右審擇所使以正身而宣德此其本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成帝晏樂禁中張幄屏風畫紉醪踞如已作長夜之飲侍中班伯諫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武號武呼大雅所以留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時朱雲言事得罪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耳。辛慶忌免冠叩頭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治檻上曰：「勿易輶之以旌直臣。」哀帝時欲發武庫兵，送董賢及帝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拒寇，賜武庫兵，令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國家威器給其私門，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帝不悅。諫大夫鮑宣又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于前而朝臣又無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又欲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宜慎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臣常爲之寒心。陛下宜思正萬事，順天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哉！」書奏，帝怒，嘉不食死。平帝時，孔光等頌王莽功德，比周公。

宜告祠宗廟。孫寶諫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遂罷之。光武以赤符即位，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諫曰：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猶難言之，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伎數之人，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辭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屏斥之，帝不悅。車駕嘗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上賜惲布百疋，而貶東中門候。明帝性褊，察好以謫候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羣臣爭事嚴切，以避誅責，惟鐘離意犯顏，敢諫。臣下過失，輒救解之。章帝沿習故事，亦尚嚴切。陳寵諫曰：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群生，以廣至德。第五倫亦上疏言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帝皆善之。安帝時，每以

笑異策免三公。仲長統諫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爲災，反以策讓三公。至于姬免，豈不冤哉？時宦戚皆封侯，翟酺諫曰：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歿，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願陛下免求忠貞，誅遠佞，誣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皆不省用。詔遣使者爲王聖修第，周廣、謝暉等更相煽動，傾搖朝廷。楊震諫曰：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暉兄弟依倚近幸，與之分威屬託，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汚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贓錮棄亡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混淆，天下譴譁。唯陛下度之，帝不聽。震嘆曰：吾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佞嬖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歃血而卒。由是常侍擅權，不可復制矣。至桓帝時，朝綱已紊，國勢將危，而帝校獵不已。陳蕃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憂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

丘我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頰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
輿馬之觀乎書奏不省靈帝尤好微行游幸楊賜諫曰陛下觀鷹犬之勢極繁
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三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踰而欲以
望太平是猶西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
制車輶之恩慎賈魯之次無令醜女有四始之嘆遐邇有忿怨之聲書奏亦不
省夫荒游而拒諫則失德而忘國如桓靈者可不戒哉

唐代諫納

唐高祖時有囚犯法不至死者特命殺之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
共之也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唐主從之帝嘗校獵高陵諫大夫蘇世長從
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爲樂唐主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
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唐主
曰卿諫以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華侈如

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耳。唐主深然之。太宗尤樂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公輩宜以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故取言之風。獨盛于古。如帝好騎射。則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計。夫走馬射。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天子事。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型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疋。帝欲殺之。則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帝以選人多詐。曷資信。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則戴冒諫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遇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旣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帝欲修洛陽宮。則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

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帝卽爲之罷役帝駕幸
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則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
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
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
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時絳州奏諸
山有銀礦勅令採之則徵又諫曰昔堯舜置壁千山投珠于谷所以崇名顯號
見稱千祀陛巍巍盛德恩與堯舜比隆哉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于
仁義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時益州及甘門造綾錦金銀
等作則徵又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
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
好之愚臣不勝其耻時新羅國獻美女則徵又諫曰外蕃獻女誠不足怪但今
日受納貢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厲重德悔不可追帝欲自選刺史

則徵又諫曰人主善如者多克終者寡誠能見可欲則愚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衆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帝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帝念長孫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執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後魏徵又以太宗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乃諫曰初清淨寡欲今欲訪求珍怪一漸也初不輕營爲今肆用人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今親小人遠君子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今玩好雜進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六漸也初無田獵之好今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今詰責細過八漸也初孜孜求治今長傲黷武九漸也初撫寧戶口死不携貳今徭役勞敝百姓不帖十

漸也。雖奏帝深嘆乃以所上疏列爲屏幃兼錄付史官徵雖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鵠自餽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矩懷中嘗竭告上冢還言于人口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頃故中輟耳此獨直臣者必以魏徵爲首也至若帝與至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瑒之姬也瑒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縱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爲是也陛下若以非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遽令美人還其親族時諫議大夫名郎律嘗從出獵在途遇而太宗因問曰油衣若何得不漏對曰能以死爲之必不漏矣帝爲之罷獵納諫如太宗薨以加矣俱博學敏辯群臣言事者多引古今以折之故劉洎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

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眾庶尙階蒼應。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該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今聞謹言。虛懷以改。高宗時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李善感諫曰。數季不稔。餓死相望。西襲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季。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曆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夕。張燈賜酺。帝御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右拾遺嚴挺之諫曰。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懽。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幸。不深戒慎。使有司跋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質壤家產。以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僖宗卽位。亦張燈賜酺。如睿宗故事。楊相如諫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

昌人主不可不慎。帝乃止。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柳澤諫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淫于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厲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帝遣中人捕鳩鵲等物，倪若水諫曰：「農方田，女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囿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爲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又遣使至石國市犬馬。張珪諫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奇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乃不遣後政務廢弛，忤旨者輒加貶斥，遂有天寶之亂。肅宗時，上皇賜張良姊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姊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肅宗遽從之。代宗時，元載請百官論事，皆先自宰相。顏真卿諫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自宰相，是白掩其言也。」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裁而